

## 優等獎 | 阿婆觀察報告

這一定是種巫術。

到了某個年紀的女人，頭皮上十萬個左右的毛囊，會收到來自內分泌、神經、血管……等各式組織系統的通知，而改變周期運動，除了色素細胞的老化外，毛球部細胞分裂的型態也會受到某種神秘力量的影響，使被推展出來的老死細胞扭曲變形。

頭髮就是那些老死細胞，因而開始捲曲，老朽的初期徵兆，小捲、大捲、外捲、內捲、中捲、大波浪捲、小波浪捲、手推波紋捲、貴賓狗捲……如海潮隨著風向，而造就出的各式波紋圖式一樣五花八門。

在這些大風大浪暴起，或如細河涓涓巧扭般的頭髮下，總是附帶著抹著過多髮油的頭皮，幾近全禿的，或是極端相反的蓬鬆，不符年歲的染髮顏色。總而言，並不如年輕女子雪白的頭皮分線，而是毛髮細胞經過好幾載的蛻變脫化，竭盡全力過後所產生的彈性疲乏面貌。是那麼努力過後，而沉澱下來的老年氣力。

捲曲髮型的意象，老年婦女的形象專利，阿婆捲髮，我想。

因而搭公車時，將羅列於前的博愛座位上，阿婆乘客們不經意露出的頭頂偷偷地喀擦留影，眼皮快門，阿婆短捲髮造型的目錄清單。

接著一個一個快速附上註解文字，留下猜測的歲數，透過行為推敲職業，由穿著和配件分析目的地：菜市場、臺大醫院、行天宮，或是偶爾難得與老朋友出遊的進香團隊、登山團隊、購物行程……

快速歸類建檔，又再度完成一筆，阿婆族的個人資料檔案。

然而將這種文化現象歸至於神秘論是不明智的，我指的是常見的阿婆捲髮。

比起如科學怪人般的基因變種形式，阿婆捲髮，實際上應來自阿婆族群們所建立起來的文化脈絡，屬於她們的，阿婆美學。

三〇年代從 Constance Bennett 起，捲髮成爲主流，一連串影響至四〇、五〇年代。

四〇年代以 Ava Gardner 爲代表，Ava Gardner 在一九四六年因飾演海明威小說《殺人者》的改編電影一炮而紅，Ava Gardner 幾乎都是頂著一頭短捲髮出現在螢光幕前，不管是撩人的側躺，不經意地對鏡頭微笑，或是正經八百擺出演員架式的面貌。五〇年代爲代表的是 Marilyn Monroe，瑪麗蓮夢露，金髮紅脣黑痣，從二次大戰美國大兵手中的海報女郎活生生再現，她也是頂著一頭金色的捲髮，性感誘人。

所以阿婆捲髮美學的建立，是依附在這樣的脈絡底下嗎？

由美國發源傳至上海，進而擴及亞洲大陸，在五〇年代香港電影崛起時，美女如同販賣機櫥窗內羅列的飲品，讓人看得眼花撩亂，並影響到臺灣。

唐寶雲、張美瑤、夷光、張仲文……衆多明星的出現引發的現象是，當時的少女走進美容院，對著貼在美髮院中的各式美女海報打量半天，並帶著全新的造型開心地走出來。

所以，頂著短捲髮走出來的她，是現在阿婆族的美學價值遺留嗎？

或者只成立於更簡單的原因，比如，捲髮讓頭髮看起來比較多，容易整理？

阿婆族的一切總令人好奇。

劉庭好，臺北人，一九九四年生，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，為臺北木笛合奏團成員，不安分，於是寫作。曾獲瀚邦華人文學獎、紅樓現代文學獎、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等獎項。

劉庭好

阿婆們群聚所帶來的族群力量，遍布全臺，隨著南北分佈、地形地勢、城鄉差距、貧富差異，而有不同的族群面貌。

她們在試吃店面前老得理直氣壯、在社區事務處理時老得正義凜然。

她們在與陌生人隨意交談時老得怡然自得、在逗弄孩童時老得童心未泯。

老得優雅，老得憤世嫉俗。

老得事實上有一些剛好，不是老態龍鍾，而是活力充沛的阿婆，俗稱歐巴桑。

而我要說的，臺北車站的阿婆族，恐怕是全臺暗黑勢力最強大的阿婆據點。

臺北車站，簡稱北車，在市區內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大致有兩種，捷運及公車。

前者埋藏於地表之下，透過魔幻的大小商業街道，串聯起複雜的網絡結構，行走如航於霧中，捷運出口一個接著一個，乘客如熱帶魚似整齊地上車，並整齊地被捷運吞吐於各式不同站點，進食消化，排泄處理。

你可以想像若將臺北車站的地表掀開，會呈現出怎樣色彩斑斕的捷運網絡系統嗎？

地面公車，又是一例，婆婆們最愛不釋手的選擇。

公車系統的阿婆們，去掉掉貴婦阿婆專人接送的可能性，是最普遍常見的平民阿婆。相較起捷運，公車是更為細碎繁複的交通形式，停站地點可能不是核心地帶，但卻近於住所，方便貼心，阿婆們上下階梯各兩次，共二至三階，比起捷運浩浩蕩蕩的漫遊，對膝蓋來說也

是好選擇。

每當一臺熱門公車靠近北車岸邊時，戰爭就開始了。

人群基數高，然而公車兩扇門出入口面積卻小，人們奮不顧身、摩拳擦掌，幹拐子的幹拐子、踩腳的踩腳，只爲了擠上公車入口，大汗淋漓，肉身摩擦，在剎那間，那種隱藏在國家與國家、社群與社群、家庭與家庭，至人與人之間的抽象競爭型態，一下子具體顯現，那是攸關時間的戰爭，勝者吹著公車冷氣笑呵呵地望向窗外而走，敗者徒留於岸邊癡呆傻望。而在這些利害衝突之間得勝的佼佼者，便屬於阿婆族。

常常見到身手出乎意料矯健的阿婆們，如同籃球後衛，鑽著人群漏洞，身子如鰻魚般滑溜進公車內，她們不如少女般地羞於肉體的輕微碰撞，而是帶著混世多年的經驗與氣勢，先馳得點。

在這種顯性的戰場上，阿婆們展現的是大姊大的霸氣和活力。

相較於電視上販賣胃藥，互相拍著老伴屁股的和藹婆婆，北車婆婆展現的是無可比擬的精神活力，一種在地化的堅韌毅力。

曾經於搭公車時，遇見了大概是這輩子看過最有氣勢的阿婆。

她身邊跟著留著一頭漂亮長髮，喝著可樂看起來有些癡肥的孫女，並且戴著帽子，露出捲髮，眼睛眯得看不見。

她如同一尊彌勒似，心寬體胖地端坐於座位上，嘴裡不斷嚼菜根似地喃喃咋舌，孫女啾著可樂，身形與一旁阿婆一般，顯現基因遺傳的強大天性。

兩尊菩薩，一老一少，又俗又雅，公車窗外映照午後陽光慵懶的印象，灑在祖孫倆身上，莫名有種臺式歐洲貴族草地野餐的畫像感覺，看著看著，也與公車座位融合為一，如繪畫般渾然天成，只是在這一派和諧的畫面當中，摻雜著美式文化符號的可樂罐，散發出神秘難解的和諧宗教氣味而已。

過不久，阿婆臉色起變化。

她眯著的眼忽然睜開，一股蓄勢待發的神妙內勁從胃部快速升至喉頭，阿婆像是要吐出龍珠一般珍奇的寶貝似地，臉頰內縮。

隔壁孫女瞥了一眼，默不吭聲，拿著可樂繼續啜飲，午後紅茶般的氣質優雅。

「葛——。」

一聲巨響霎時傳遍公車狹仄的空間中。

阿婆巨嘔。

附近的人全回了頭，以為是重物落地所發出的聲響，然而巨嘔的效力不僅僅在於聲音表現上，其所包含的氣味尤其複雜，有夾雜在齒隙間發酵已久的食渣，有也許是前天傍晚仍遺留於腸胃的，已變形的食物湯水。

氣味殺人於無形，附近的人全散了。

阿婆輕巧地把手邊的包置於對面的座椅上。

老得這樣真實，無遮無掩。

北車阿婆，雖沒有少女的靦腆形象，沒有輕熟女的駕輕就熟，卻有種在地的圓融幹練。

措的也許是市場山寨包，穿著大紅大紫，隨時散發著過年節氣旋即落寞的衰落感，然而在每一張面孔背後，都有一個與這個社會衝突過後的特殊故事。

這些傷痕，也許忘了，卻從中蛻變出一種處世的態度，瀟灑灑灑。

就如同阿婆們的時裝，有著俗豔卻不妥協的特質。

她們有著著豹紋，袒胸露背，提著跳色手提包的潑辣型，有素色寬衣寬褲的豪放型，也有深色碎花圖像莫名的不知所以然型。

體型有胖有瘦，然不管如何絕非弱不禁風美少女一碰就倒嬌弱類。

她們四肢幹練，筋骨健壯，然而在看似矯健的卡位體態下，其實受到多年勞動所帶來的痠痛、舊疾、筋膜炎……等等影響，軀體多年磨損。

當阿婆成為阿婆，對周遭的行人來說，她們的面孔已不再具有辨識度。

已不是賀爾蒙糾葛情場中追獵遊戲的成員，也不再是職場上高跟鞋聲凌厲的戰場女子，自我價值建立這類的人生道理，也差不多塵埃落定。

剩餘的部分在於家庭，也許是婆媳關係、祖孫關係，也許是公婆身體狀況，或婚喪喜慶的儀式領導。

在這些辨識度不高，時裝仍停留於過去的，或者拙於穿搭現今時尚的阿婆族們身上，有著維持社會倫理重要的功能，她們牽續於過去，努力適應於現代，在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之中，努力學會電腦操控、智慧型手機輸入、逛百貨公司或黃昏市場。

然而在她們心中，仍有一處老派的那麼虔誠。

如同城市之中難得見到的老式理髮院，在那些有著投幣式電話機、復古式時鐘的理髮院中，貼著的褪色港星海報、美國畫報女郎，將隨時間持續邁進未來的時空底下，慢慢地消失無蹤。

這也是阿婆美學的魅力之處，即將消逝。

某次搭上公車，在一群列隊整齊的阿婆旁坐下。

一個阿婆不久後上車，提了一個大型黑色垃圾袋，吃力攀爬上階梯，她大聲向公車司機打招呼，多了種不必要的誠懇，接著流著汗拖著大袋，在我旁邊的空座位坐下。

公車於綠燈後再度駛離，輕微的節奏搖擺著，吊環隨著懸晃，身旁拖著的阿婆軀體也跟著晃蕩，她擦著汗，微微地，並且在不注意之中，顫動的軀體擦過我的手臂。

而我腦裡也沒特別想什麼，只覺得窗外的陽光在我眼裡，在玻璃體內反覆折射，像一杯淡淡白酒，晃著晃像要溢出似的。

接著，阿婆開始翻找她的大垃圾袋。

我猜測著內容物，會是拾荒系列嗎？或是蒐集資源回收系列？

塑膠袋摩擦的聲音成爲一種持續的噪音，不大聲，卻騷著人的心底，到底是什麼？

說實在我並沒有特別在意，總不會是屍體吧，我想起美國B級片中，受害者被裝入黑色垃圾袋埋進土中的劇情，所以在我旁邊的，是領有職業殺手證照的阿婆？

翻找一陣過後，公車忽然緊急煞車，黑袋中的物品滾落到走道前頭。

是柚子。

在塑膠袋裡頭一顆顆挺立的是柚子。

她起身撿回散落的柚子，隔壁的阿婆見狀，開始與她聊天。

「怎麼會有這麼多柚子？」

「這是我自己種的啦，沒有農藥喔，來，一人一顆。」

阿婆們一人發了一顆柚子，就像密教成員所共同持有的信物，她們對話的音量因而開始漸強，沒多久，一種熱切的氛圍溢滿了公車的空間，像在自己家中親戚們高談闊論的時刻。

我忽然意識到，我見證到的，是阿婆族們特有的社交模式。

像是對這個世界無條件的信任，和陌生人能夠侃侃而談。

僅只是在這微不足道的小空間，從某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的交通空檔，阿婆們親切的像是遇到十幾年前認識的老朋友，互相問候，互相開玩笑。

到了最後，留下彼此的電話。

「記得要打給我喔？」

沒有刻意搭訕的害臊和風流，只有簡單誠摯的問候。

阿婆們，有時令人困擾但卻又質樸得這麼可愛的族類。

也許只是銷售柚子的另類行銷手段啦，我想太多了，但拿在我手中的那顆沉甸甸的柚子，卻令我由衷的感到開心。

### 評審意見／宇文正

此篇以年輕人的眼光，觀察「阿婆」的特質、形貌、作風，企圖歸納、勾畫阿婆美學、阿婆氣息、阿婆行為模式、阿婆出沒熱點……。題材別出心裁，文字行雲流水；但筆墨在諧趣與尖刻之間，如游走刀刃之上，頗令人捏一把冷汗，觸怒世間阿婆、準阿婆，將萬劫不復矣。所幸，文章後半部跨出了靜態描寫，描繪一段公車上的「發柚」見聞，活靈活現，不但為敘述者對「阿婆」的主觀臆想注入了鮮活血肉，全文也有了情味，結尾救援成功！